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王叔愚

冊府元龜卷一百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納諫

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是知容納直言樂聞己失講求至當之理詢擇悠久之謀聞善若驚改過弗吝雖嬰鱗而無忤惟虛懷而兼容斯乃明主不惡直以博觀臣下寧正言而無諱者已其

或事有過舉令未順時刑罰不中賞任非允而或予違汝弼官箴王闕過則必正失者斯革始或違忤終焉聽從忘其誹謗之咎諒其忠直之志故能刑無頗類政無滅裂昭德塞違令聞長世蓋所謂拂於心而求諸道逆於耳而利於行者不可以不察也已

漢高祖為沛公既至咸陽降子嬰覩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暴宜縞素為

資資質也縞白也欲令沛公反泰奢泰服儉素以為質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公乃還霸上其後相國蕭何以罪繫獄數日王衛尉侍衛尉王氏無名字史氏失之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高祖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媚愛也求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

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
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
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
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
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帝曰相
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
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同坐謂所坐之

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郎署上林中直衞之署也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卻謂退而卑之也慎夫人怒不肯坐帝亦怒盎起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人也帝乃說說讀曰悅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誼為梁王太傅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

陛九級則堂髙七級則堂卑夫梁王嘗在貴寵之位矣天子改容而禮貌之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今有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帝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復入獄自甯成始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登虎圈文帝問上林尉禽獸簿

十餘問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甚悉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也帝曰善廼止不拜嗇夫

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君董偃也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帝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東司馬門

更名東交門賜朔黄金三十斤

宣帝時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苑秘者言秘術之苑囿也令尚方著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皇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

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徳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

亟反宫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帝即日還

後漢光武甞輕與期門近出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于殿門故曰期門衛尉銚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朱浮為執金吾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纎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蔡茂為廣漢太守雒陽令董宣舉糾雒陽公主光武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按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帝納之

明帝數幸廣成苑尚書僕射鍾離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盤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宫

章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諫帝敬

納寵言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蘭臺校書楊終以為廣陵楚淮南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絶域吏民怨曠乃上疏諫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和帝時唐羌為臨武長縣接南海獻龍眼茘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死者繼路羌乃上書諫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

大官勿復受獻繇是遂省焉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胡廣與尚書郭慶史敞上疏諫曰恃神任筮未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

永建三年大旱尚書僕射黄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

損關務存節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勑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務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陽德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

桓帝欲廣開鴻池侍中趙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靈帝時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議郎蔡邕上封事曰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書奏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别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魏文帝時侍中蘇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投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堯舜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王朗為司空文帝頻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諫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辛毗為侍中文帝欲徙兾州士家十萬戸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羣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遂為之希出

明帝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辛毗諫帝乃止

王肅爲散騎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

高柔爲廷尉明帝時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宫後宫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諫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輙克昌言他復以聞

蔣濟爲護軍將軍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務宫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諫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楊阜爲將作大匠帝既新作許宫又營雒陽宫殿觀閣

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諫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規究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徐宣為左僕射時上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諫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

晉元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周嵩為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導等嵩上疏曰王導王廙忠素竭誠義以奉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踈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疏奏帝感悟故道導等獲全

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吏部郎長兼侍中江逌上疏諫帝嘉其言而止

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範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爾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太常江逌上疏諫又陳古義帝乃止

後魏獻文時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坐論糾告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雍州刺史張白澤上疏諫曰臣恐姦人窺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不一難辨帝納之

陸馛爲選部尚書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太尉源賀並皆固諫馛抗言曰皇太子四海屬望不可横議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二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文

孝文時崔挺爲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

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恵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

高道悦孝文時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留守雒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搆孝文車駕將從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廻營搆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諫於是帝遂從陸路

太和十七年九月帝南伐詔六軍發軫丁丑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初甄琛為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帝所知賞

後周閔帝元年五月帝欲觀魚於昆明池博士姜須諫乃止武帝時李禮成為遷州刺史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帝從之又樂運為露門學士前犯顔屢諫多被嘉納

隋文帝開皇中蘇威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宫中以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帝帝為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毁

長孫平開皇中為工部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

毁朝廷為憒憒者帝怒將斬之平進諫曰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於是赦紹因勑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唐高祖武德元年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帝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

展器能以裨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善盡忠欵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
朕所望哉
褚亮為秦王文學帝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抗表諫疏奏帝納之
太宗即位初務止姦慝風聞諸曹按典多有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遺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尚書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宜重誅但陛下以

物試之即行極法謂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也帝納之因詔文武五品以下謂曰朕欲發之非是有偏憎惡直欲懲肅望不更犯耳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帝常欲行幸屬收穫未畢櫟陽縣丞劉仁軌上表切諫深被嘉納超授新安令

貞觀三年二月帝謂孫伏伽曰卿累上封事言朕得失皆中朕之病而卿有忠言必聞朕復聞過而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也伏伽辭謝焉

四年六月帝發卒修雒陽宮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此其不可也帝覽之大悅謂房玄齡曰雒陽中土朝貢道均朕故欲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

五年十月帝將逐兎於內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諫

曰天授陛下為華夷父母何過自輕儻使萬一馬有顛蹶將若之何帝顧而異之又將逐鹿思力乃脱巾帶跪而固請帝為之止焉

十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諫曰臣愚見陛下兒孫内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帝深納之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

十上多見采納

十一年七月魏徵上疏言爲國之基必資德禮君之所保唯在誠信又云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曁五六年間猶悦以從諫自兹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帝手詔荅曰卿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匪躬義重豈能示以良圖救其不及朕在衡門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罕聞先達之言朕值隋祚分離萬邦塗炭慘

慘黔黎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懐拯溺發憤投袂便事干戈冡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寧歲降蒼昊之靈禀廟堂之畧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並通輶軒之使被髪左衽化為冠蓋之域正朔所班無遠弗届恭承寳歴寅奉帝圖垂拱無為氛埃静息於兹十有一載矣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恊德同心以致於此豈其寡薄獨享斯休每以大寳神器憂責至重常懼萬機多曠四聰不達何常不戰戰兢兢

坐以待旦詢於公卿以至芻蕘推以赤心庶幾刑措但頃年以來禍釁既極又缺嘉偶荼毒未幾悲傷繼及凢在生靈孰勝哀痛歲序屢遷觸目摧感自爾以來心慮恍惚當食忘味中宵廢寢是以三思萬慮或失毫釐刑賞之乖寔繇於此昔者狗齊叡知資風牧以致隆平翼善欽明頼稷契以康至道然後文德武功載勒於鍾石淳風至德永傳於竹素克播鴻名永為稱首朕以虛薄名慙漢代若不仗任舟檝豈能濟彼巨川非藉鹽梅安

得調夫鼎味朕聞晉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也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規救其惡所以為治也曾位極台司名器隆重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諫以為明智不亦謬乎

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諫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絃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亦康哉良哉獨慙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衿靖志敬佇德音

八月甲子帝謂長孫無忌曰比來上封事人皆謂朕遊獵過多朕謂海內既安邊表無事不能不出入園苑時復射獵一事不干百姓計亦何苦特進魏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誹木之流也陛下既

遣上封思聞得失凡所有事只得恣其陳道若所言忠則有益於陛下若不忠亦無損於國家帝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十八年劉洎遷侍中帝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

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時太
宗每與公卿言及古今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御筆為
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
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繇兹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
聞讜言虛懷以改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
庫物帝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誅之諫議
大夫蕭鈞進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於常法罪不至

死令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咸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帝納之謂鈞曰卿職在司諫遂能盡規特為卿免其死罪因顧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

五年八月庚申太常樂工宋四通并給使王遊道長吉等入監內教因為宮人通傳消息帝特令處死仍遣附律諫議大夫蕭鈞奏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帝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闈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為永監不謂令茲自彰其過但朕

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目朱欄冀旌折檻今喜得蕭鈞之言特免四通等死配流遠處

咸亨初令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宫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切諫帝嘉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王公已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獻食勑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曰臣以為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處帝從之改向麟德殿陳

設

蘇良嗣為荆州都督府長史帝甞令宦官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使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因之因上疏切諫帝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怪遽下手詔慰諭良嗣且令棄竹於江中

玄宗先天二年正月望蕃僧婆陁請夜開門然百千燈太上皇御延熹門觀樂凡經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太上皇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

日右拾遺嚴挺之上疏諫陳五不可帝納其言而止
開元二年十二月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為嶺南市舶使與波斯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内監選使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帝嘉納之
肅宗乾元中蘇源明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時將幸東京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為行營兵馬使以御史大夫賀蘭進明為中京留守時公卿皆獻書進諫帝以制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帝省表遂不東幸

代宗大歴中姚南仲為右補闕時將葬貞懿皇后帝恩寵所屬全繕陵寢踰通章敬寺復當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諫帝覽表歎息立從其議

德宗建中初將厚奉山陵事中書舍人令狐峘上疏極諫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閲見該通識達弘遠深知不可切以為言引古授今依經據禮非特中朕之病兼以成朕之身令所以令朕免不孚之名不遺君親於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

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加卿

貞元元年正月量移吉州長史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執詔書不下又廷諍之乃止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於紫宸殿前奏高所奏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獻恭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加優異帝謂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勉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帝曰衆人奏

杞姦邪朕何不知之勉曰盧杞姦邪天下之人皆知之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帝默然良久左常侍李泌復對見帝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表髙奏何如泌奏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覩承聖旨廼知堯舜之不逮也帝悦慰勉之

憲宗元和五年翰林學士司勲郎中知制誥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加顯責又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非舊制不可許帝初甚怒色變絳前語不已辭旨懇

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開悟遂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前亟命軍中曳去所立碑曰徽絳言不知此為損我翼曰又面賜絳紫衣金魚親為絳擇良笏勉之曰爾他時在南面無易此心絳為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從諫官上疏絳曰居常相公常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翼日對延英帝舉手謂絳

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至如此朕令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失

六年永昌公主薨欲起祠堂宰臣李吉甫奏請置墓戶

翼日帝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深愜朕心朕初疑

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三十戶百姓當擇官戶謹信者委之吉甫等拜賀帝曰此豈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茍聞之則改此豈足多邪卿但切思規正無謂朕不能行也九年十二月釋下邽縣令裴寰之罪仍放本縣視事初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為其使令徒衆數百或有恃恩恣横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每留旬

月方更其所是年冬行次下邽寰嫉其暴但據文供饋
使處公館杜其侵擾使者歸或譖寰有慢言帝大怒將
以不敬論宰臣武元衡等於延英懇救理之帝怒不解
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將入元衡等謂曰裴寰事帝意
不回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無罪帝愈
怒曰卿言裴寰無罪則當決五坊小使小使無罪則當
決裴寰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愛惜陛下百
姓如此豈可罪之帝怒稍解初令書罰翼日釋之

十四年四月命中官五人為京西和糴使諫議大夫鄭覃右補闕高銖等同以疏論帝覽之即日罷其使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丁亥監察御史楊虞卿以帝頻出盤遊上疏切諫疏奏帝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奬後宰臣令狐楚蕭俛叚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為賀
十月羣臣入閤既退諫議大夫鄭覃崔𠎝補闕辛丘度拾遺韋瓘溫會等廷論得失覃進言曰陛下即位以来

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列不勝憂迫伏願稍減遊樂留心政道又竊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過厚凡金銀貨幣皆出於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内藏有餘亦乞陛下恭守節儉勿容易而散如四方有事得以支用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之幸帝初訝之顧宰臣蕭俛曰此輩何人俛進曰諫議大夫鄭覃等帝意稍解謂俛等曰朕有過失臣下能犯顏直諫

豈非忠也又謂覃等曰允卿所奏宰臣皆蹈舞稱賀既退宰臣復詣延英奏事帝令宣示覃等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日已後有事須面論者可於延英請對當與卿等從容講論時久無論諫於內閣者覃等既諍帝欣然納之中外相賀

十一月行幸溫湯李絳崔元畧等切諫辛酉命宰臣召李絳崔元畧等至中書宣旨曰朕緣皇太后違和欲幸溫湯前者所以督行親自檢校卿等遂能極諫深所愧

懐於是各以表謝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五月勅度支所進修造殿宇木石一物以上並付山陵使收管仍令般送陵所使充造作帝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宫室皆命為别殿以新宴遊及瓦蔵事功用至廣宰相李程諌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徳以化天下况諒陰之内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迴奉陵寢因有是詔程兼請置侍講學士帝皆嘉納

十二月以翰林學士戸部郎中高釴爲中書舍人充職謝恩於思政殿因諫帝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

寳歴元年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徳裕獻丹扆箴帝雖不能盡用徳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殷勤草詔還答亦可謂奬善納忠至矣又常欲東幸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益堅常正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宫人等悉令内備糗糧必不擾百姓宰臣

李逢吉等頓首答言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况東都千里而近宫闕具存廵狩遊幸固有常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絶廣亦須使豐儉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為不可者秪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人心揺動伏乞陛下上為宗廟下為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非唯臣等幸甚帝不聽乃命度支員外郎盧貞檢討人情大擾雖中居第及物價頓貴

數倍百執事相繼獻疏亦並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次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以来此事遂絶東都宫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修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目下支恐無素帝曰羣臣皆云不合去若以卿言即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人助修東都宰臣因之復得論陳乃追貞還而罷行計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丙辰宰臣等於延英既出再召韋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啟事得請之後往往中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既而從容獨進曰陛下用臣等為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既退尋多改移事若出自聖㫖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勲舊德歷相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佐先帝陛下亦當委

付徵臣是陛下首自選擢非因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邪卿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相一昨內難既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多方所倚頼今卿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謂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既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處厚獨入咨訪移晷開陳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别淑慝修舉法制爲請因復懇言裴度勲大望崇且其心忠藎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九年御史中丞李孝本以罪誅帝取其二女以入右拾

遺魏謩上疏切諫帝立出二女以謩為右補闕
開成元年正月以叙州司戸參軍董昌齡為硤州刺史
昌齡前在邕南以殺衛方厚待罪無何復命右拾遺魏
謩上疏曰臣聞王者渙汗之恩凡罪寛宥唯故殺人者
死乃王者不易之典也其董昌齡比者録以微効任之
方隅不能祗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殺戮事跡顯彰妻
孥銜寃萬里來訴伏蒙陛下睿聖慈憫念其狂横特令
鞫劾尋得實原尚以微績曲全性命中外言議竊為未

當今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遭拔擢究苦者何
申訴此則法理所紊交爲不可臣忝備諫列不敢不言
况陛下愼恤刑獄朔望循省慮有寃濫以及生人儻事
理稍乖則傷聖化今兹寵授物議囂然伏乞陛下速回
成命以警列士則天下幸甚疏奏數日昌齡復改爲洪
州别駕二月辛未宰臣又奏諫官所論董昌齡不合爲
郡守陛下遽即聽從臣下無不感説
九月壬辰以左驍衛將軍兼揚州大都督府司馬雲朝

霞爲潤州司馬依前教坊副使朝霞以善吹笛進帝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頻符帝旨繇是有寵初授揚州司馬諫官上言曰此官品第尚書郎刺史皆爲之非樂工所宜處也疏奏之後帝於延英又稱朝霞之能宰臣召諫官諭以帝旨於是右補闕魏謩入疏再論淚旬後降授此官

三年八月壬寅帝御紫宸殿百寮班定左拾遺竇洵直奏云仙韶樂官尉遲璋不合授三府宰臣已兩狀未蒙

允許樂官自有本分官不合輙更侵清秩帝謂宰臣曰
此事至小不必當衙論之李珏宣云績有處分洵直不
退再宣乃拜舞而退帝又曰洵直所論如何鄭覃曰三
府率是六品雜官今若謂之清秩此為近名楊嗣復曰
夫聞洵直之論一樂官則有之亦不足怪陳夷行曰諫
官當衙只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臣以為向外
聞諫官當衙論事須與處置今請樂官七八年一度與
官不然更與一二數手力帝曰別與一官遂除光州長

史

十一月庚午帝於麟德殿召翰林學士柳公權丁居晦對因便授居晦御史中丞翼日制下是日帝問公權向外人情所論如何公權奏曰昨陛下除郭旼為邠寧節度使向外人情頗生異論帝曰郭旼是尚父之姪太皇太后之叔在官無過犯自執金吾與小鎮有何議論公權奏曰陛下數日前取郭旼二女入内有之乎帝曰然入參太后公權曰外議云郭旼二女有殊色故令入侍

遂領藩方不言郭旼有他能而蒙聖獎帝俛首良久謂公權曰為之奈何公權曰昔盧江王妃入侍太宗王珪切諫太宗遂還其本家今陛下若令自南内送歸郭旼之家内外必信非陛下所納郭旼之女授邠寧自無異論是日太皇太后遣南宫留后張華送郭旼二女歸其家各與錦綵五十匹

武宗會昌二年十一月幸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等於閤内論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幾

廢弛晨出夜歸方用兵師且宜停止帝優勞之諫官出謂宰臣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宣宗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宫貞聖廟貌未嘗修謁自謂闕然今屬陽和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或議一行盖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為事雖申初令兼慮勞人卿等職備禁闈志勤奉上援經據古列狀獻章載陳懇至之辭深睹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咸知

九月右補闕陳蝦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訪庶務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覩前史見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惑常以之為誡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乃謂崔慎繇曰為吾言於諫官雖少君欒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

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冬李存審破楊劉進營麻家口為都營使築壘以拒汴人時帝勇於接戰每以輕騎當賊遇窘數四存審淩旦度其必出叩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為天下自愛搴旗挑戰一劒之任無益聖德請責効於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帝即時迴駕

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兩省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汴州批荅曰忽披諫疏深沃朕心非因讜直以上聞豈致

焦勞之外達卿以餽運不繼軍食有尉在京則廩食闕
如支計則供頓莫備卿等若别陳意見動叶機宜儻得
稍濟軍儲不移警蹕即當旁詢衆懇盡述良籌佇聞敷
敭浣予宵旰戊申諫官上疏請不巡幸汴州批荅曰朕
以四海雖寧五兵不可不訓聚之王室務壯神京其如
人賴餱糧馬資藁秸飛輓動勞於四達經謀全繫于有
司近以水潦爲災賦租失額欲巡方岳貴便兵民卿等
細察輿情備陳忠懇慮沸騰於物議俾鎮靜於宸居載

覽封章深識嘉晝時諫官言天子有四海之富何慮闕供當須節儉省費以濟六軍自古及今未有鑾輿就食令吳揚未滅示其虛實轉益寇驕三疏乃允

明宗長興二年十月北京地震左補闕李祥上疏曰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見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又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隨事制置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既數震合思天誡臣思天意慮陛下忘刱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欲陛

下有始有卒兢兢業業也望委親賢往彼宣慰問其疾
苦俾議蠲除詔曰地道安靜以動為異前文備載歷代
不無因有災祥深加儆戒朕自登九五每念生靈樂聞
忠正之言惡見驕奢之事歲時豐稔中外和同近聞河
南數數地動駭彼羣聽深軫予衷李祥居諫諍之官抱
讜直之氣懇祈正道特上封章恐朕忘創業艱難之時
有功成矜滿之意不唯舉職備見為時況朕守聽政之
勤如踐祚之始常持翼翼不忘兢兢今覽李祥之言

以前代為鑒理不忘亂安不忘危臣下須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日慎一日有始有終如此則何休祥之不臻何咎徵之不泯唯并州之地乃豐沛之鄉已命親賢往分憂寄必資鎮靜專務輯綏刑獄之間不得令有寃滯凡關利濟并許奏聞事有不便於民皆須止絶其北京山川之神仍宜差官專往祭禱朝廷靜可以恵四海侯伯靜可以福一方冀安比室之人以鎮興王之地先是太原地震留守密奏人不之知無敢言者及祥有是奏帝

甚嘉之賜祥四品章服

晉高宗天福二年詔修西京大内諫議大夫薛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請罷之優詔嘉許

周世宗顯德三年世宗親征淮南四月丁亥車駕發自濠州迴幸渦口是時鋭於攻取意欲親幸揚州宰臣范質等以師老泣諫乃止

冊府元龜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招諫

尚書述帝舜之言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成王稽首周公以求教誨穆王申命伯冏責其正巳斯皆古先哲王勞謙寅畏詢謀補察之美也若夫弁冕端委蔽旒塞纊中堂有千里之阻神龍有逆鱗之威茍非屈

已以詳延虛懷以聽納即下之壅遏不聞而上之滿假自用矣是以二帝三王之世莫不樹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植進善之旌立記過之史乃至公卿列士皆獻詩以諷瞽史瞍矇有書箴賦誦之職百工執藝庶人傳語使下情盡達衆志咸竭然後斟酌而取舍焉故朝政無闕王度以貞德音享於人神欽明格於上下矣而歷代以還或因三光之謫見水旱之作沴憂勞戒懼詔求讜議斯亦聖哲之常道也若乃訪采惟勤聽受斯鬱命令

徒粲於方策胥鯁茂聞於登進先民有言曰懸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亦奚益於治體矣

夏禹以五音聽治（五音宮商角徵羽）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節五音故擊之）喻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取斷喻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告事非一品故振之也）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磬也）有獄訟者搖鞀（獄訟一辨於事故取小鞀搖之）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曰天下治亂在予

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匄音蓋乞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爲恩惠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民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堯作之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

賢良其除之其後賈山上書言除鑄錢令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等事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諍之路也

後元年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讀曰歟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切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醪汁酒滓也靡音縻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中音竹仲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宣帝地節三年十月詔曰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恐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以匡

朕之不逮毋諱有司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

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殿廟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壓殺人衆豲音植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山崩地裂水泉涌出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七月詔曰歲比灾害民有菜色五穀不收人但食菜其顔色變惡憯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賑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

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繇與由同閒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失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媮與偷同朕甚憫焉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不急之事古云非業也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

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帝意

永光三年十一月詔曰迺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竝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讀中曰仲）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愼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

宫殿中詔公卿其各思朕之過失明白陳之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詔百寮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鴻嘉二年三月詔曰古之選賢傅納以言明試以功（傅讀曰敷陳也令陳言而省納之乃試以事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逸遁也）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屢困於饑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率道（道讀曰導）帝王之道日以陵

夷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頽替若丘陵之漸平也意乃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與聞切言嘉謀以輔朕之不逮

永始四年六月詔曰廼者地震京師火災屢降朕甚懼之有司其各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於東井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大夫陳

朕之過失無有所諱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毛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寮竝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言事者靡有所諱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臣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

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舉直言
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親覽問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日有食之帝引公卿問得失
令將軍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庭中各言封
事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

變異並見萬民饑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憂心𥨍𥨍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寮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詔三公已下各上封事陳得失

順帝陽嘉二年四月巳亥京師地震五月詔羣公卿士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三年河南三府大旱詔書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寢思協大中頃年已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飡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繇分別具對勿有所諱

永和元年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灾眚屢臻典籍

所忌震食為重今日變方遠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冲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即位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日有食之詔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

四月庚寅京師地震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千石六

百石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

延熹五年五月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各上封事

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巳下各上封事

二年四月大風雨雹詔公卿巳下各上封事

四年二月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光和六年夏旱七月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魏太祖爲漢司空建安十一年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别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

文帝初爲魏王延康元年七月下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勳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

搢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率與帥同

齊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歲旱詔令獄官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

晉武帝泰始二年九月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共掌諫職上疏言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座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

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
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嘆息也故前詔敢
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
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詞有謬誤言語有得失皆當曠
然恕之古人有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者
孔晁綦毋和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
區區之朝而無諱言之忌也
四年九月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

皆不可隱情

五年七月延羣公詢讜言

八年二月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詔曰比年災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寔在朕躬公卿大

臣各上封事具言其故勿有所諱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初置諫皷謗木
十一月雷震暴雨詔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
二年五月三吳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
十二月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
明帝太寧三年四月詔曰飡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拒

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勗之

後魏明元永興四年四月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孝文延興元年九月詔在位及庶民直言極諫有利民

益治損政傷化悉心以聞

承明元年八月詔曰朕猥承前緒纂成洪烈思隆先志

緝熙政道羣公卿士其各勉厥心輔朕不逮諸有便民

利國者具狀以聞

十月詔曰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思闡遐風光被兆庶

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蔽之嚮疇咨帝載詢及芻蕘
自今已後羣公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
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
朕將親覽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
太和三年八月詔羣臣直言盡規靡有所諱
七年九月詔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
未周至於按文審獄思聞已過自今羣臣奏事當獻可
替否無或面從使朕之過彰於遠近

八年八月詔曰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政先王知其如此故虚己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鼓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績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希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内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遵古典裁制俸祿改更刑書寛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者莫由申情求見者無因自達故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

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

九年二月詔曰昔之哲王莫不博採下情勤求箴諫建設旌鼓詢納芻蕘朕班祿删刑慮不周允虚懷讜直志猷洪猷百辟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

十一年六月詔曰春旱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譴實由

匪德百姓無辜將罹饑饉瘖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謀猷所寄其極言無隱以救民瘼
宣武正始三年二月詔曰昔虞戒面從昌言屢進周任諫輔王闕必箴朕仰賛鴻基伏膺寳歷思康庶績一日萬幾側望忠言虚求讜直而良筞弗進規畫無聞豈所謂弼諧元首救其不逮者乎可詔王公已下其有嘉謀深圖直言忠諫利國便民矯時厲俗者咸令指事陳奏無或依違

孝明神龜二年二月詔求直言諸有上書者聽密封通

奏

孝昌二年六月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茲烽驛交馳

旌鼓不息祖宗盛業危若綴旒社稷洪基殆將淪墜朕

威德不能遐被經畧無以遠及俾令蒼生罹此塗炭何

以苟安黄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飧素服當親

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狥義之夫

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别引見共論得失班告内

外戚使聞知

孝莊建義元年六月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撤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極諫之士敢決狥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謀赴君親臨難之節者集華林園面論事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十月於陽武門外置懸皷紙筆以求得失

十年正月詔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條極言得失刺

史二千石銅墨以上有讜言嘉謀勿有所諱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戊子大霖雨詔曰昔唐咨四嶽殷告六眚覩災興懼咸致時雍朕撫運膺圖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麥傷苗隤屋漂垣洎於昏墊諒朕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罔有所諱朕將覽察以答天譴

武帝保定三年四月詔百官及民上封事極言得失

建德元年四月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

隋文帝開皇九年詔曰朕君臨區宇於斯九載開直言之路披不諱之心形於顔色勞於興寢自頃逞藝論功昌言乃衆推誠切諫其事甚疎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啓至誠補兹不逮見善必進有才必舉無或噤嘿退有後言布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一年五月癸卯詔百官悉詣朝堂上封事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甲辰考羣臣以李綱孫伏伽

為上第帝置酒高會奏九部樂於庭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死於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民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輔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若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當以身為嬰兒方朕於慈父有懷必盡有意必申也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治

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可得安天下也昔漢髙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而定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流慶子孫此蓋任賢得人之所致也後世稱美不容於口朕雖不明闕於學問至夫大好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正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者天子必有諫臣七人言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

內平章軍國必使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虗已以納之

十一月壬戌太宗謂侍臣曰隋帝性多猜忌上下情不相達斯豈致治之理乎朕今推赤心以相付亦望公輩以直心相向縱有指斥深切無憂逆忤

三年五月徐州蝗且旱六月詔曰豈賞罰不中任用失所將奢侈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隱

四年二月以歲旱詔公卿極言得失勿有所隱

十一年七月以水灾詔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隱諸州官民有能明識治道方正直諫者並宜薦達朕將親見其人問以得失

九月帝謂侍臣曰朕居九重之内藉左右為耳目但舉事出入虧政害人必須矯正朕將思改之

十七年正月帝謂侍臣曰朕觀古先帝王何嘗不受正諫以興化拒忠言而亡滅有諫朕安國者授以高官矯

朕為非者加以顯戮虛心佇待終無所應然喜得三事

思有終始一則克平禍亂四夷順軌二則災異不生百姓殷實三則年在盛壯君臨天下既喜所得當懼所失

三思而動庶無愆尤必不謂橋來船覇陵縱轡慎夫人同坐夏太康久獵如此等事當不煩諫諍耳儻嗜慾遷性喜怒變情但聞一言而正豈俟三諫之勞朕於公等

亡言幸無所隱

四月帝謂侍臣曰前王之取天下必藉衆力英才輔助

仰成師主朕昔仗義而起策發諸心寇平於手即位以後誠念蒼生有人上封事獻直言能益於時以裨政要者朕傾耳而聽拭目而覽合於務者不以輿皂而廢其言也

二十年十二月帝手詔曰朕聞堯舜之君自愚而益智桀紂之主由智以添愚故與順逆於忠言則殊榮辱於帝道朕登躡宇宙字育黔黎恐大德之或虧懼小瑕之有累佇忠良之獻替想英傑之謀猷而諫鼓空懸逆耳

之言罕進謗木徒設悔心之論全無唯昔魏徵每顯余過自其逝也雖有莫彰豈可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兹日故亦庶僚苟順不觸龍鱗所以虛己外求披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時旱手詔京文武九品以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

九月帝謂五品已上曰往日不離膝下旦夕侍奉當時

見五品已上論事或有仗下而奏或有進狀而論者終日不絶宜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

龍朔三年八月戊申詔九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心無隱以救不逮

咸亨元年十月命文武五品已上上封事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京官職事九品已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

五月又制京官九品已上極言時政得失

睿宗景雲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聞彰善癉惡有國之常典糾寛濟猛為政之通規朕以薄徳濫膺明命瞻言賞罰未適時宜至使忠良未進小人未退貪吏未懲流亡未安賢良者未歸懐冤者未理在予之責有愧良深不能致君於堯舜者亦羣公羣士之所耻也卿等將何規補使致咸亨各以狀聞朕當親覽其才望兼優公清特著可以宣風道俗者具以名聞但百司承寛共為苟且

事多愆咎無復紀綱令各本司長官審善惡才識限十日進狀

玄宗開元三年五月以旱故下詔令諸司長官各言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

十月詔曰朕以薄德祇膺睿圖曾不能虗已淳源勵精至道將致俗於仁壽思納人於軌訓幸乾坤交泰風雨咸若中外百僚盡知戒懼華夏萬姓頗亦歡康猶恐人或未安政有不愜令外司置匭側門進狀封章論事靡

所不逹軒階進規于何不盡曾無忤旨之罰實有推心之期豈朕之不誠何人則未諭如聞朝廷之內噂喈紛然進不昌言退不訕議懸書以謗國僑之患鄧析偽言而辨孔子之誅少正自昔為蠹罔不在兹求於治政固宜懲絶自今已後制勑有不便於時及除授有不稱於職或內懷奸忒外損公私並聽進狀具陳得失五品已上官乃許其廷爭若輕肆口語潛行誹讟委御史大夫已下嚴加察訪狀涉疑似推勘奏聞

十四年六月以旱及風災命百官及州縣長官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京官九品以上許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朕將親覽用佇嘉謀才有可觀别當甄録

二年三月詔昔公卿面諫載在簡册令僕陛奏亦惟舊章所以下竭其忠上聞其過君臣同德豈不盛歟公卿已下有能論時政之非箴朕躬之闕有益於國有利於人宜盡昌言以救時敝朕必當行終無諱者朝廷用一

人擢一職或有不當亦任奏論京文武五品巳上正員清資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任自封進兩省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

上元二年九月制曰所設諫曹欲聞諷議允副從繩之望須成削藁之書其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陳時政得失若不舉職事當别有處分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制諫官每月一上封事無所迴避

二年二月制百官有論時政得失並任指陳事實具狀進封必宜切直無諱有司白身人亦宜准此任詣匭使進表朕將親覽必加擇用

三月詔曰為政者宣之使言作事者稽之於衆切於求道務以從人將明目而達聰亦理煩而去惑經國之體庶無闕言文武百官及諸色人等有論時政得失上封事者狀出後宜令左右僕射尚書及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於尚書省詳議可否具狀聞奏其所

上封事除常參官外有時辭理可觀或幹能堪用者亦宜具言詳議官中或見不同者即任別狀奏聞

十二月乙酉令諫官每日奏事

大歷七年十一月制曰淮南數州夏秋無雨朕精誠奉天誠懼臨下唯恐明有所不炤聽有所不達百辟卿士咸弼予違宣示百姓令知朕意

八年八月詔京五品已上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史各上封事論國之利害時大有年帝慮稅重害農奬延百

姓乃下是詔旬日内抗疏者百餘人損益各異悉親覽

留中不出

十二年四月詔曰昔予太祖太宗之御天下也功格二

儀不私於巳化覃萬宇猶問於人外與公卿大夫討論

政典内與鴻生碩老演暢儒風日旰忘勞特稱至理猶

復旁求諫諍俯察謳謡廣延不諱之書載建登聞之鼓

于時中朝無闕政四海無疲人歷代是遵列聖相軌朕

承天序祗奉睿圖戰戰兢兢日甚一日于兹十六年矣

何嘗不勵精理道欲得忠賢虛己清心日有所待直詞
讜議或時空闕五諫七臣人其安在眷懷於此耿歎良
深頃以任非其人凡事壅蔽今則已懲厥罪正乃惟心
式佇嘉猷庶裨不德自今已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
晚任進狀來所由門司不得輙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
亦任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於職詔令
不便於時法禁乖宜刑賞未當征求無節寃濫在人並
宜極論得失無所迴避以稱朕意其常朝官六品已上

亦宜准此其擊登聞鼓者金吾將軍收狀為進不得輙有損傷亦不須令人遮攔禁止其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表狀於匭中依常進不須勒留副本并接時妄有盤問方便止遏欲使萬邦之事無隔於九重獻替之謨不遺於聽覽

冊府元龜卷一百二